



---

ICANN79 | CF — ICANN 董事会成员、ICANN79 英才计划学员和 ICANN 新生代计划参与者交流会

2024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 — 圣胡安时间 1:15 至 2:30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SIRANUSH VARDANYAN):

大家好，欢迎参加 ICANN 79 英才计划学员和新生代计划学员与 ICANN 领导层、ICANN 董事会成员以及 ICANN 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忘了介绍了，我叫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我将负责本次会议的远程管理。在本次会议期间，只有用我在聊天室中提到的正确格式在聊天室提交的问题和意见才会被大声读出来。请记得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如果想在本次会议期间发言，请在 Zoom 中举手或在现场举手。现场有移动麦克风。被叫到时，将允许虚拟参会者在 Zoom 中取消麦克风的静音。现场参会者将使用真实麦克风发言。本次会议的口译将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中文、俄语和葡萄牙语。下面我很荣幸介绍今天的来宾。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已来到了现场。感谢参加今天的会议。ICANN 董事会成员里昂·桑切斯 (Leon Sanchez) 和 ICANN 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接下来将由他们作简要的欢迎介绍，然后我们将开始所谓的开放式麦克风问答。我们将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但可能无法回答所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你们做到几下几点：如果你们想举手提问，一定要非常具体、非常清楚，尽量简短，并且不要在一个问题中提出几个问题。下面，我非常荣幸地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发言。崔普缇，交给你了。

---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崔普缇·辛哈：

非常感谢。首先，我要热烈欢迎新生代计划的所有新学员。这是 ICANN 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我们社群的力量有赖于新鲜血液的注入，我相信你们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已经有了很多了解，我们都是在这种模型下运作的。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们将不同领域的声音和个人汇集到我们的生态系统中，而你们实际上就代表了这些领域，你们就是下一代。对于本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与下一代，即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保持联系并倾听你们的声音极为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将你们的意见和观点纳入我们的政策，并通过你们的眼睛了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因此，你们是我们组织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欢迎你们。希望你们这三天过得愉快。今天是我们开会的第三天，希望大家喜欢这次会议。也不要害羞。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吧！大胆与社区中的个人交谈，无论他们是董事会成员、高管还是组织的其他成员。再次非常热烈地欢迎各位。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崔普缇。我非常荣幸地向你们介绍我的朋友和同事，我同为英才计划学员的同事，在我们加入 ICANN 的最初阶段，我们都是英才计划学员，他就是董事会成员里昂·桑切斯。有请里昂。

里昂·桑切斯：

非常感谢，西兰努什。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将用西班牙语发言。所以，如果你有耳机，请戴上耳机。我们来利用下同声传译服务。谢谢我们的译员们。你们好。好的。正如崔普缇所说，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对 ICANN 至关重要。你们是未来领导本组织的下一代。我想请大家将此视为服务全球社会的一次机会。能够加入这群人，加入学员队伍，加入新生代计划，是一件幸事。我坚持大家利



用这次机会，通过制定域名系统政策，以及为互联网治理等域名系统之外的不同问题制定政策，来为全球社会服务。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互联网治理未来的关键阶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举办多项活动。所有这些都将重新定义互联网治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会对 ICANN、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以及我们制定这些政策和决策的方式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我非常高兴能与各位共聚一堂。我随时准备回答你们的问题。请务必利用这次会议。想问多少问题就问多少问题。记住，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不提问的愚蠢的人。在这里，我们将回答你们的所有问题。非常感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里昂。非常感谢。还有莎莉·科斯特顿，ICANN 代理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有请莎莉。

莎莉·科斯特顿： 非常感谢，西兰努什。欢迎大家，热烈欢迎。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参加 ICANN 会议。我们很高兴有你们的加入。大家都知道，这两项计划的竞争都非常激烈。有很多人申请加入。所以，能来到这里，你们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希望大家有这种感觉。我们感觉到，希望你们也能感觉到，我们觉得你们是多么特别。这其中的原因刚才崔普缇和里昂已经说了。互联网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你们手中，掌握在你们这一代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家人手中。我们在 ICANN 讨论多样性。显然，我们倾向于从地域多样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还有性别平衡。这些都非常重要。但基于年龄、经验和态度的观点的多样性（我们也这样来看），我们对此强调的还不够多。崔普缇是对的。我们的

世界在不断变化。互联网也在不断变化。我们需要将这些意见、观点和想法引入 ICANN。因此，我对你们提出的要求是，我希望你们感到有动力为我们的工作做出贡献，与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与我们分享你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环境中、学术机构中以及研究中的背景和优先事项，与我们的社群分享，因为我认为你们会受到热烈欢迎。每个人都希望社群里有崔普缇所说的新鲜血液。我们知道，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与你们合作。因此，请务必感觉到您已经加入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我们很高兴您能加入我们。最后，我想对各位学员，特别是西兰努什说，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波多黎各是英才计划的诞生地。我们是在这里开展了第一届英才计划，在波多黎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因此，现在正是加入我们的新成员计划的好时机。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参与这个过程，并期待着能更好地了解你们。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谢谢，莎莉。确实，这次是第 50 届 ICANN 英才计划了。大家都知道，这次会议是为了交流和互动。这不是公共论坛。所以欢迎大家踊跃举手提问。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会给你麦克风让你提问。谁想先来？珊妮尔 (Shanelle)，有请。普拉纳夫 (Pranav)，谢谢你提供麦克风。

珊妮尔·麦克弗森

(SHANELLE MCPHERSON)：大家晚上好。我是珊妮尔·麦克弗森，是 ICANN79 的一名英才计划学员，我以个人身份发言。我来自牙买加。我的问题是，董事会是否考虑到了 ICANN 内部正在进行和开发的项目，是否有任何空间值

得将新生代计划学员和英才计划学员注入到这些项目中？因为就在今天，当我参加 SSAC 和 ICANN 董事会会议时 — 我们在讨论域名冲突问题，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TRT 团队将参与其中。我对该项目有疑问，我想弄清楚 — 尽管我在举手，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公开会议，只有成员和董事会可以提问。所以，我没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因此，我唯一的问题是，有没有为英才计划学员或新生代计划学员注入任何空间，让他们参与你们即将开展或正在开展的任何项目？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我先说吧，因为我们在周六与 SSAC 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来了，我很高兴能向他们介绍学员，并帮助他们与学员建立联系，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们将打开大门，并且已经为年轻一代打开了参加 SSAC 会议、讨论和工作组的大门。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开始。从哪里开始的步骤已经有了。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西兰努什。ICANN 的工作方式是，它有不同的选区组织，要加入一个选区组织，它们有各自的程序。您可以了解这些程序，然后看可如何加入这些小组。不过，除此之外，像今天上午谈到的技术审查小组 (TRT)，对于这类工作组，通常会先发出召唤，这时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任何人 — 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 —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然后会有一个委员会来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所以，是的，一切都向你敞开大门。你只需突出自己的能力，以及你的技能组合将如何在工作组或委员会中发挥作用。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我还要补充一点，在会议结束时（通常是这样），我会向你们发送这些社群的链接，实际上在你们刚加入英才计划时提供的初始幻灯片中已经有了这些链接，这样你们就可以查看他们的网页，了解这些小组的情况，知道如何加入它们，还可以注册接收信息。只要有召唤，你就一定可以申请。我看到宏安 (Edmon) 来了，他想补充一下。

钟宏安 (EDMON CHUNG)：是的，很快讲完。事实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这里所有的工作组会议都是开放的。如果你进去，举起手来，你也可以发言。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极少数限成员参加。即使是限成员参加的工作组会议，在 ICANN 会议期间，它们也是开放的。因此，如果你走进一个会议室，如果那里谈论的是，比如注册服务机构转让政策，你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如果你知道，而且你想发言或提问，你真的可以进去并这么做。20 多年前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径直走了进去。任何正在开展工作的工作组，你都可以举手或站在麦克风后面，随便怎样都行 — 弄清楚他们是如何管理队列的，然后大胆发言。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里昂，有请。

里昂·桑切斯：谢谢。是的，这就是 ICANN 的魅力所在。一切都是开放的。更棒的是，当你说自己是英才计划学员时，人们会非常欢迎你。并不是说对别人他们就不欢迎，但当我们说自己是英才计划学员或新生代计

---

划学员时，我们会受到特别的欢迎。因此，请把这看作是一种 50/50 的合作关系。英才计划会让你参与进来，推动你，牵着你的手，把你带入这个生态系统，但另外的 50% 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好奇心，取决于你进入不同空间、不同工作组和不同电子邮件清单的动力。这就是你自己必须完成的部分，对吗？英才计划就是你所要求的特殊空间。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为了强调这些计划的重要性，当你被选中成为英才计划学员或新生代计划学员时，我们会为你指派导师。这种指导和支持不会随着您完成英才计划而终止。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正通过一个网络成为一个大家庭，在日常工作中，在每天的工作中，我们都会继续提供这种支持。快点。会议就要结束了。很好。亚伯拉罕 (Abraham)，我看到你了，还有克里斯琳 (Krislin)。还有达娜 (Dana)，我等会儿再请你。

亚伯拉罕·塞尔比

(ABRAHAM SELBY)：

好的。没问题。非常感谢。为方便记录，我先自报家门。我是亚伯拉罕·塞尔比，ICANN79 英才计划学员，我是伦敦大学学院公共政策学院的一名学生，我以个人身份发言。我喜欢有关 ICANN 的一切，因为作为学业的一部分，我必须撰写研究论文，所以我把重点放在了 ICANN 上。上学期，我发表了一篇关于组织转型的文章。我想知道 — 我也很喜欢新生代计划学员的演讲，因为他们也在为 ICANN 做一些研究 — 但我想知道，就 ICANN 内部的领导层而言，除了新生代计划或加入某些选区和社群之外，ICANN 是否有学生可以

---

参与的研究领域 — 他们是否可以让学生在政策建议以及研究和出版方面做出贡献，从而让学生在他们的学术旅程中真正产生一些影响？这就是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在我请崔普缇发言之前，我想提醒下亚伯拉罕，我们和约翰·克莱恩 (John Crain) 的团队开过会，他 — 哦，约翰来了。约翰，请使用麦克风。他们有一个研究部门，他们正在做很多工作 — 很多研究，他们希望你能提供意见。约翰，感谢您来到现场。

约翰·克莱恩： 各位下午好。在 ICANN，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领域。我是技术人员，对吧？所以我们研究协议、协议变更、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对 ICANN 的影响。但我们也有研究人员在研究政策和其他事情。现在，我们没有正式的实习或类似的工作，但我们一直很乐意合作。即使只是简单地对您的工作发表意见，我们也非常乐意与您进行讨论。也许你能帮我们省下一些工作。所以这总是好事。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崔普缇，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莎莉，你呢？

莎莉·科斯特顿：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亚伯拉罕。在过去的 15 年里，我们一直在开展新成员计划，我想从中我注意到的是，我们与你们建立了伙伴关系。我说的“我们”是指董事会，也包括 ICANN 员工。我们最初是通过西兰努什来实现这一点的。但大家都知道，ICANN 英才计

划学员继续在社群中扮演多种角色。现场的里昂和西兰努什之前都是英才计划学员。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时间里，你将开始真正清楚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话题感兴趣，自己适合哪个领域，这就是崔普缙所说的 SOAC 结构。并且根据您的居住所在地 — 你刚才说你住在伦敦，是吗？好样的。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 我们有一支遍布世界各地的接洽团队，他们都是我们团队的一员。这个团队中就有人负责英国的工作。我们将例行开展这项工作。各地区团队将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地区社群小组。这又是一个超棒的地方，在这里您可以与众多研究人员接触。例如，在伦敦，我们有很多有趣的研究机构，它们在 ICANN 社群开展更广泛的工作。我们会慢慢了解你，了解你感兴趣的地方，再看我们可以如何合作，就像约翰所说的那样。可能是政策方面，可能是互联网治理，也可能是如何让更多人加入 ICANN，提供语言、脚本方面的服务。我们在很多不同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建立起这种伙伴关系，这样随着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宏安，请说。

钟宏安： 我是宏安，很快说完。我听说你其实对组织转型做过一些研究。因此，如果您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也可以随时将其输入到一些公众意见征集阶段。例如，如果你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就有一个工作组正在研究如何不断改进 ICANN 系统的组织结构，而且会进行各种审查。或许你也可以提交这方面的意见。当然，不要把整份报

告都寄过去。总结与当前主题相关的内容，然后链接到更长的研究论文。但这些也是为这一过程提供意见的机会。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宏安。克里斯琳，下一个是你。

克里斯琳·古尔伯恩·哈里

(KRISLIN GOULBOURNE-

HARRY):

大家好。我叫克里斯琳·古尔伯恩·哈里，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我是 ICANN79 英才计划学员。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了解了更多有关普遍适用性、DNS、顶级域名等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自己学得越多，知道的就越少。对吧？因此，面对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我很想知道，我对碎片化以及如何管理一切感到好奇。我想知道 — 考虑到不同部分是由/基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来管理的，其中有些是独立管理的 — 我想知道董事会是否制定了整体战略，以确保一切工作都能按照预期的方式进行，互联网也能在实际情况下按照预期的方式运行。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好的。我先说，台上的同事会继续补充。ICANN 的职权范围非常明确。我们只关注唯一标识符系统和相关政策。从整体上看，互联网本身相当复杂。在这个领域，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其他同事管理着不同的部分。例如，IP 地址系统由我们称之为 RIR 的 IP 地址注册机构管理。世界各地都有交换点，交换点规模庞大，有许多大管道通向交换点，还有路由器等等。它们交换的，你知道，基本上是地址簿或路线，实际上是路线。有一个名

为 BGP 的协议等等。我就不深入探讨细节了。但我想说的是，参与互联网运营的人很多很多。ICANN 专注于唯一标识符系统，即 IP 地址、系统和协议。因此，这是一项协调性很强的职能。该职能本身由 IANA 负责，而 IANA 是 ICANN 的附属机构，是 ICANN 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它被视为一个附属组织。但是，它在 ICANN 这个公司结构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的运作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流程和程序系统，其中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和纪律。根区的管理方式、这些文件的内容以及其他区域文件，它们都由政策规定，而政策是由这个社群制定的。董事会本身起着监督作用。我们只是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进行。此外还有战略计划。这是一种长期的计划。一般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它着眼于这一组织、这一生态系统的未来，我们预计会发生哪些事情，以及我们将如何应对。所以，这算是对你想要的东西的一个较长的解释。我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解决了你心里的疑问。但我会找 — 请台上的同事补充更多内容，如果他们愿意 — 如果有人愿意补充的话。

钟宏安：

我是宏安。很高兴补充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要知道的其中一点是，ICANN 只管理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以域名和 IP 地址为例，ICANN 只与通用顶级域直接签订合同，可以强制执行某些规定。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希望互联网能以某种方式运行。但我想，这正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魅力所在。我们是一个允许进行讨论的平台，以便最终达成大家都能遵守的共识。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像警察那样强制执行 — 没有互联网警察，ICANN 当然也不是互联网警察。但正如崔普缙所说，这种模型本身就是建立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之上的。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宏安。下一位提问者是达娜，在此之前，我想请在座的董事会成员凯瑟琳·阿德雅 (Catherine Adeya) — 不知道我的发音是否正确。如果没有也没关系，请接受我的歉意 — 请凯瑟琳介绍下自己，说几句话。我们总是很高兴看到董事会成员来参加这次会议。达娜，请把话筒交给凯瑟琳女士。克里斯蒂安 (Christian) 也来了，是的。你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凯瑟琳·阿德雅： 谢谢。其实我刚才在其他地方。谢谢温迪 (Wendy) 告诉我。我是跑着来的，因为刚才一直在和你们这样的人交谈。这与我的心非常贴近。我看到你们有些人脸上泛起了微笑。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个或两个 — 我已经与你们中好几个人交谈过。话说回来，我是凯瑟琳·阿德雅。我是 ICANN 董事会成员。我现在资历有多老呢？五个月？从技术上来讲是的。但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 20 多年。我想我已经和你们中的一些人聊过你们所拥有的大好机会。甚至与一些前 ICANN 英才计划学员共事过，他们在那里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我想你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 IGF 会议上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我也很高兴看到我的一些学员 — 那些是什么？来自肯尼亚。来自肯尼亚。不，但有趣的是，我是她导师的导师。很高兴在这里看到她。她的导师现在在 ICANN 做很多事情。所以我真的很高兴。关于我自己，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因为你们可以找到答案。但这次会议真的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对于那些我在走廊上遇到的人，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浪费这次机会。而且今天董事会的很多人都来了，你还有机会与他们接触。如果你在任何地方看到我们，如果你在任何地方看到我，我想那些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会停下来和你们交谈。所以千万不要犹豫。停下来和我谈谈。谢谢。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非常感谢，凯瑟琳。克里斯蒂安，你想说几句吗？

克里斯蒂安·考夫曼

(CHRISTIAN KAUFMANN): 所以，在你开始后五分钟才偷偷溜进来，并不能让我躲过发言。下次我会记住这一点。大家还记得上次我在台上的情形吧，那是我第一次上台，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英才计划。这也是我今天回来的原因。很高兴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又回来了。除此之外，说实话，我也没必要说那么多。不过，我很高兴能回来看看你们今天展示的内容。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你很喜欢我们上次的会议，所以又来了。见到你总是很高兴。达娜，请讲。

达娜·克拉默

(DANA CRAMER): 谢谢。我是达娜·克拉默。我加入的是新生代计划，来自加拿大多伦多。我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我的问题基于前面的第一个问题，即青年进入 ICANN 内部的问题，以及认识到（正如大家所注意到的）我们可以以更多方式参与其中。但我想知道，董事会是否考虑过，例如，ITU 现在就有一个新的青年咨询委员会。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政府、不同的领域和企业实体中，都有新的咨询委员会、青年咨询委员会和青年咨询理事会。我想知道 ICANN 是否考虑过这一点。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当我们在这些较小的空间里时，我们有机会互相进行同伴指导。在这样的时刻，我想我们在过去一

周都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然而，一周结束后，你可能会失去这种联系，因为除非有专门的空间，否则这种联系就会消失。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作为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拼劲也没那么强，因为我们可能是学生，但我们不是学术界的人。我们可能是实习生，但我们不是行业利益相关方。我们可能会在政府部门实习，但我们不是政府利益相关方。董事会是否有前面所说的这种考虑，特别是现在我们正处于危机的十年？青年类型的委员会总是在危机发生时发展起来的，因为青年是感受政策时间最长的主要群体。董事会是否考虑过或可能考虑这方面的一些事情？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问题的内容还是相当多的。但我的意思是，问题的主旨实际上是关于一个小组或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小组，让 ICANN 中的年轻声音有一个网络，对吧？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自己理解了你的问题。

达娜·克拉默：

是的，本质上我不想说是校友网络。例如，我本人和其他参加英才计划的人都是互联网协会青年大使项目的成员。这样，我们 15 个人就可以用一年的时间进行沟通、合作，研究如何成为下一个互联网领导者。如果有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让青年以这种方式持续参与，或者以某种身份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但以青年为重点。

莎莉·科斯特顿:

非常感谢你的提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我们在不断发展整个 ICANN 的参与战略。因为我们在 ICANN 参与方面确实存在差距。无论是地理上的差距，还是你所说的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方的差距。我了解您的意思。你说过，“我们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这个特定利益相关方的定义。我可能不是行业参与者。我可能不会参加这种活动。”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可以启发我们在这次讨论后继续思考。因为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正如你所说，今年在互联网治理领域会遇到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一点你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认为，各国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将关注年轻一代的声音，以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你需要什么。如何保护作为互联网用户的你。如何保证你的安全。类似这种问题。

所以把它交给我吧。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建议。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正在，不是审查，但我们对参与战略的发展持非常开放的态度——这是我想说的。我回去会接着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单独谈谈。但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宏安，请讲。

钟宏安:

是的，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你可能已经了解了 ICANN 的结构。有三个所谓的支持组织负责制定政策。然后有四个咨询委员会，包括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安全与稳定咨询委员会 (SSAC) 和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LAC)。你其实是建议成立一个青年咨询委员

会。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例如，ALAC 就是后来创建的 — 当我刚加入 ICANN 时，ALAC 并不存在。它的诞生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空白。无论 YAC（青年咨询委员会）最终能否成立，我都鼓励你们从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开始参与，因为现在青年可能更适合这个委员会，因为它是跨越不同委员会的，而且这个咨询委员会实际上负责所有的政策，并能提供建议。事实上举例来说，在亚太地区的 APRALO，它是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的一部分，就已经有了净任务 ALS — 对不起，我一直在使用这些术语，你们应该学习 — 即一般会员组织。其中之一实际上就主要由青年组成。如果 ALAC 的不同部分开始与青年网络整合到一起，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对 ICANN 的结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持续改进工作一样。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青年咨询委员会，但现在我认为最好的切入点可能是 ALAC 的一部分，也许是 ALAC 内部五个地区之间的青年网络，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非常感谢。达娜，我想补充下，目前的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有着不同的目标和目的。但正如莎莉所提到的，我们将采纳这个想法，并在团队和社群中讨论如何继续推进。拉什杜 (Rashedul)，请讲。

拉什杜·哈桑

(RASHEDUL HASSAN)： 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是拉什杜·哈桑，是新生代计划学员。我来自孟加拉国，是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一名研究生、博士生，学习计算机科学。我的问题是，ICANN 通过 ICANN 补助金项目，通过非营利组织、研究和其他类型的工作来支持各种项目。这

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前段时间我有幸了解到了这一项目。我的问题是，从个人层面而言，如果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或进行了一些概念验证，能在很多方面真正造福于互联网基础设施，那么 ICANN 如何支持这些研究或概念验证呢？ICANN 的补助金项目是否可以扩展到支持希望改善互联网的个人？或者，ICANN 对此有何看法？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非常感谢你的提问。这个问题与 ICANN 补助金项目和资格标准有关。是的。我们会发布的。我们已经发布了。正如我在开幕致辞中所说的，我们将在下个月启动第一个补助周期，即第一笔 1,000 万美元的补助金。不，这个月，三月底。

因此，我鼓励你去看看网站和相关资料，就能清楚地了解资格标准是什么了。如果你没有找到，如果你发现它不适合你的要求，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看看你具体想要什么，然后告诉你我们是否能帮上忙。如果不能，如果我们不能直接提供资助，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一些可以提供资助的基金会。这就是我的建议，这样你就能得到符合你具体需求的准确答案。感谢你的提问。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我看到很多人都举手了，那边那位女士，请你来。

---

温尼·科伊奇

(WINNY KOECH):

非常感谢。因为我对数据保护的疯狂想法，我想我可能已经和董事会的每一位成员都谈过了。所以，他们可能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但为记录起见，我还是说明一下，我是温尼·科伊奇。我来自肯尼亚，但生活在美国。我想借此感谢董事会成员能够与我们交谈。我的问题其实还是和达娜说的成立 YAC 有关。当我加入 ICANN 时，实际上是因为凯瑟琳的一个学员而加入的。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要想在肯尼亚与凯瑟琳交谈，实际上是非常不可能的。我其实和凯瑟琳交谈上了。因为她真的很忙，要处理很多事情。我在这里和凯瑟琳交谈的时间，可能比她在肯尼亚时和我交谈的时间还要多。所以，这只是说，当董事会成员不在 ICANN 时，要认识他们或与他们交谈可能是不可能的。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的日程表排得很满，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我其实是她的徒孙，因为我受益于她指导过的导师。

现在，我的建议或者说我的问题与达娜所说的有关，我现在说慢点。我学习 ICANN 的速度非常慢。而且我希望加入 ICANN，以便能长期做出贡献。十年、十五年后，我想成为董事会中的 ICANN 主席，或者进入董事会就行。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现实一点。我是一名合规主管。这是一个高级职位。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成立青年咨询委员会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方式让我们可以得到董事会的指导？因为我们希望在 ICANN 待上 10 年、15 年。但再过 10 年，我就 40 岁了。我可能想申请加入董事会。但我不想突然冒出来。我希望自己那时已得到崔普缇或凯瑟琳的指导，以了解一下情况和我的真正去向。所以，有关达娜所说的内容，我们是否有什么方式可以组建或跟进青年咨询委员会？这就像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董事会。我不知道。类似这样。谢谢。

---

崔普缇·辛哈：温尼，感谢您的建议。很明显，听众中的同事们对你的发言很满意。这是个好主意。正如宏安建议的那样，YAC。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ALAC组织，您可能会在其中找到如鱼得水的感觉。不过，我们将对此加以考虑，并研究如何从ICANN社群的资深成员中创建一个导师计划。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谢谢，崔普缇。好的结果是，我很高兴地听说，要想见到董事会成员，你必须通过新生代计划或英才计划的选拔，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竞争过程。但里昂有话要说。

里昂·桑切斯：谢谢，西兰努什。我们确实有一个普通会员导师计划。有导师随时准备给你指导。我将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早在2012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我就成为了一名英才计划学员。那是我作为英才计划学员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在此之前，我大概申请过四次。这四次我都被拒绝了。但这并没有阻止我的脚步。我不断尝试，不断申请。后来终于被接受了。我想，正如在座的许多人或几乎所有人一样，当我第一次以英才计划学员的身份参加ICANN会议时，我惊叹不已，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像几乎所有的新人一样。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投入，不得不服务，不得不学习，不得不做事，不得不与他人建立联系和关系。

我所做的就是与人交谈，努力寻找自己的导师。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出色的导师。一旦我幸运地找到了某个主题的导师，我就会跳到另一个主题，找到不同的导师。所以，换句话说，这和你上大学时差不多，对吗？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在墨西

哥，教育质量取决于你自己。你选择的老师、你选择的科目等等。因此，你必须再次把英才计划看成是一种工具，帮助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障碍只会由自己设置。在英才计划中，我们将消除这些障碍，让您直接进入 ICANN 生态系统。同样，我们会牵住你的手，带你了解每个结构，指导你，并为你提供 ICANN 和课程等额外工具，让你最终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但同样，你必须把这些领导职位看作是服务社群的机会，而不是服务自己或行使你可能认为这个职位可能带来的任何权力的机会。不，这些职位是为我们的社群服务的，是为全球互联网生态系统服务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那么我敢肯定，你最终一定会成功的。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里昂。

瓦里·阿地杜昆

(WALE ADEDOKUN):

谢谢。我是瓦里·阿地杜昆，ICANN79 英才计划学员。我来自尼日利亚，我代表自己发言。我想，我们应该代表所有学员向董事会表示，我们非常感谢这次机会。西兰努什的工作非常出色。她让我们有家的感觉。她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照顾我们。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感谢西兰努什和她的团队所做的出色工作。谢谢。

话说回来，我来自学术界。我已经教了将近 20 年书了。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和很多人进行了交谈。约翰、阿迪尔 (Adiel)、[听不清]等很多人。因为我的工作，我可能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他们的工作。我看到 ICANN 在互联网领域非常认真地工作。我和很多人都聊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可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学者，因为我在开始教书

之前其实是一个技术人员。所以，我与技术界有很多联系。我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可能与在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有些不同，或者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能与他们有些不同。

我想说的是，ICANN 所做的工作其实并不突出，因为我认为宣传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所以我想问，ICANN 是否在考虑一种更好的宣传方式，尤其是在学术界。当人们在学术界成长时，当人们在学术界成长或他们在学术界接受培训时，尤其是那些有事要做的人，我看到在普遍适用性和 DNS、DNSSEC 以及我们在学校教授的所有这些事物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是，如果人们学习这些事情，却对 ICANN 正在开展的部分工作一无所知，我认为这对 ICANN 不公平。因此，我认为 ICANN 应提高宣传水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处境和环境并不相同。我想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那么，ICANN 是否正在做一些事情以提高宣传水平，让人们（尤其是学术界）更多地了解 ICANN 正在开展的工作？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谢谢。“宣传”是个好词，因为我的理解是，它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提高公众意识。你说的是提升 ICANN 在学术界和技术界的知名度。问题是关于这一点，是吗？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观点。我想不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做更多。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必须特别关注的领域是，让更多学术界和技术界的人了解 ICANN 的作用，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正如崔普缙所说，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标识符的作用、我们制定政策的方式、我们使用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方式。也就是让每个人都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从而使政策更加完善。这可提高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并符合公众利益。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更多宣传工作的一

个主要重点领域是，拓宽技术和学术界的理解，也许不仅仅是受众面较窄的技术简介（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而是更广泛地传递公共关切。那需要些什么？技术和学术界以及民间社会、政府和产业界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如何走到一起？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一个社群。不要误解我的意思。ICANN 是一个技术组织。它是我们的利益相关方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动员社群成员参与这项重要任务以及我们共同开展的更广泛工作，并提高公众对我们的特定技术小组所需技能的认识。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助。我们总是可以做得更多，也需要做得更多。毫无疑问。非常感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好的，请讲。你已经举手很长时间了。普拉文 (Pravan)，请帮忙。谢谢。谢谢，普拉文，谢谢你帮忙。

达芙妮·埃克佩

(DAPHNE EKPE):

大家好。我是达芙妮·埃克佩，新生代计划参与者。下面我仅代表我个人发言。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新生代计划和英才计划机会。我的问题是，基本上，作为新生代计划参与者，我们需要做演示，与导师一起做研究，然后在 ICANN 会议上展示。但我比较关心展示结束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提出了建议，比如 ICANN 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例如我的演示文稿就是关于 UDRP 政策改革。所以我想知道，是否有机会或董事会是否有特定方式让我们确保（这其实是对达娜所提问题的跟进）我们的演示文稿、我们的建议能得到审查、修改、改造、改进。但归根结底，它追问的是申请加入新生代计划的目的。谢谢。

---

莎莉·科斯特顿：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答案是，是的，我们会跟进。我们会保存你们的演示文稿。这也是我们让你们做演示的原因。我的意思是，它们是关键。我们请您参与进来，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想知道您的想法。这也是我们让你们做演示的原因。所以，是的，我们会做这些工作。观众席前排的黛博拉 (Deborah) 负责这一项目。关于我们如何共享和存储演示文稿以及如何确保人们能够访问这些演示文稿的具体细节，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黛博拉·艾斯卡勒拉

(DEBORAH ESCALERA)：是的，演示文稿在网站的会议链接中。它们一直都在档案库和网站上，供所有人随时查阅。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下一个问题。好，佐伊 (Zoe)，请讲。然后是阿丽莎 (Alyza)，我们等会儿请你提问。

佐伊·费洛曼

(ZOE FILOMENO)：大家好。我叫佐伊·费洛曼，ICANN79 英才计划学员。我将用英语并代表自己发言。我一直想更多地了解 ICANN，我想问的是，2014 年的那次攻击显然只是匿名者所为，ICANN 的官员几个月后发现了，据我所知，如果我错了请纠正，这是一个针对 ICANN 员工的网络钓鱼骗局，并造成了漏洞，一直到 2017 年才解决。我注意到因这次事件泄露的资料仍在被购买。我想了解 ICANN 将如何利用新兴技术来应对可能是黑客行为主义者或其他黑客的新威胁。谢谢。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我可能要请约翰来回答这个问题。

约翰·克莱恩：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欢迎来到我的世界。ICANN 的技术领域分为两类。或者说，一类面向内部，一类面向外部。我们拥有一支能力出众的技术团队，该团队下设一个运营安全小组，因此我们一直在不断进行审查。如果你在行政人员问卷调查中，就会注意到我谈到了危机管理。我们一直在不断检验我们的危机管理团队。我们并不是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不要惊慌，只是大部分时间而已。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每个月至少一次让这些小组进行演练，来处理各种类型的事情。这样我们能形成内在的肌肉记忆，可以在事件发生时进行处理。我经常开玩笑说，只有两种网络，一种是知道自己被黑客攻击了，另一种是还不知道。因此，数据会泄露。现在，一旦数据泄露，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在人们所说的暗网上出售。有时我们称之为地下经济。你无法阻止这样的事情。一旦泄露出去就管不到了。我们确实会监控很多此类活动。我们是外围人员，但我们经常关注该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与运营安全界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有很多次，我们不得不告诉业内人士他们遇到了问题，因为是我们是最先听到的。因此，你必须不断训练。你必须不断保持处理问题的肌肉记忆。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然，在此基础上，你还要做好所有基本的 OPSEC 工作，即运营安全工作，如良好的密码、为系统打补丁等。这应该是每个组织都会担心的问题，但处理这些问题应该成为组织基因的一部分。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这样做。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助。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约翰。阿丽莎，请讲。

阿丽莎·约瑟夫

(ALYZA JOSEF):

大家好。我是阿丽莎·约瑟夫，ICANN79 英才计划学员。实际上，我不知道你能否回答我的问题，但也许你可以把我转给能回答我问题的人，因为我的问题是关于 ICANN 网站本身的。实际上，我注意到你们在 cookie 同意界面中使用了深色模式。现在我知道了，或者说我假定 ICANN 无需遵守 GDPR。不过，我想知道 ICANN 是否考虑到了用户对 cookie 同意及其影响的认识和理解有限。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感谢你的提问。你是对的。我们将对这个非常精确的问题给出一个极其精确的答案。所以，请原谅，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然后再回来直接回答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我想确保我们的回答是准确的。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好的，请讲。新生代计划学员，是的，来自北美。

梅狄·桑切斯

(MADDIA SANCHEZ):

我是梅狄·桑切斯，ICANN79 新生代计划学员。我的问题有点像是达芙妮问题的跟进。当然，新生代计划到目前已运行了好些年。您能否举个例子，说明新生代计划学员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或想法已得到实施，以及要让这些建议或想法得到实施需经历哪些步骤？谢谢。

---

莎莉·科斯特顿： 黛博拉，我建议由黛博拉或厄基思 (Ergys) — 最好是黛博拉 — 来回答这个问题，黛博拉，可以吗？

黛博拉·艾斯卡勒拉： 我不知道有哪些具体的演示文稿中的建议已得到实施。或许在明天的总结会议上，我们担任领导职务的校友马克 (Mark) 和马蒂亚斯 (Matthias) 可以比我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实际上活跃在社群中，他们也许能给你一个更好的答案。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非常好的建议。宏安？

钟宏安： 我是宏安。当然，我想有可能会有具体的建议，但如果你说的是更广泛的事情，这就不是 ICANN 的工作方式了。不能只是做一个演示，然后在某个地方把它传递给董事会，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行动。不，实际上需要在社群中讨论。这是涉及更广范围的建议。我不知道你说的“建议”是什么意思，但大多数情况下，当你考虑无论是政策制定、ICANN 结构变化，还是政策流程的补充或改变时，都需要在社群中进行讨论，你的建议和想法应提交给 ALAC 或 GNSO 等，或通过 these 流程来实现最终的变化。所以，没有那么快。我只是想确保小组成员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你来了 — 不是贬低本周的工作，而是我想 ICANN 有在组织内部进行变革的程序，应该利用这些结构。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里昂？

---

里昂·桑切斯： 谢谢。宏安刚才描述的就是我们所知的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因此，把你的演示文稿和想法带到董事会，然后说，哦，我们要实施这个，这恰恰是另一种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正如宏安所建议的那样，如果你想看到你的想法变成现实并付诸实践，那么，尝试开始这样做或尝试让它成真的好办法就是，首先在整个流程的最底层广为推介，并从那里一步步向上攀登，这样，如果它获得了足够支持，那么也许就可以进行政策制定过程，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做出改变和决定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终都应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里昂。佩德罗 (Pedro) 先来，然后是那边的那位新生代计划学员。

佩德罗·拉纳

(PEDRO LANA): 大家好。很快问完。我的问题实际上基于崔普缇在 ICANN 之前的 NASIG 会议上所做的回答，而且昨天好像是莎莉在小组会议上就 NetMundial+10 和现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优先级发表了意见，考虑到今年在网络治理方面正在开展的大量过程和重要过程，ICANN 作为一个组织（这一点已经讨论过），认为什么才是 NetMundial+10 的一个重要成果，也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将这一过程与今年正在开展的其他过程区分开来？

莎莉·科斯特顿:

感谢你的提问。首先，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对互联网治理问题，包括 NetMundial 感兴趣，我们将在明天 1:15 举行一场会议。我想就在这个房间。这是主会议室，对吧？是的。我们称之为“地缘政治和立法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只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这次会议。温尼·马科夫斯基 (Veni Markovski) 和他的团队将讨论更广泛的互联网治理形势，正如你所说，未来几年将有许多不同的事情发生。NetMundial+10，我们知道 CGI.br 计划在本月底 — 抱歉四月底 — 举办这次活动。你会看到，在扶梯的顶端，就在这外面，有一个很大的横幅，告诉你更多关于这次活动的信息。现场就有 CGI 的人，我很高兴请我的团队 — 我现在就找找看，黛博拉你能做这件事吗？我们可以确保，如果你能与罗德里戈 (Rodrigo) 或阿尔伯特 (Albert) 协调，我们可以 — 我刚看到阿尔伯特在那 — 我们将确保为您找到 CGI 的相关人员，他们是本次活动的组织者。这将更好地指导你了解他们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因为这是他们的活动，而不是 ICANN 的活动。还有技术界的许多其他参与者。我们知道。我们在委员会中有一名工作人员，因此我们关注并参与这一赛道，但我们也支持他们的活动。因此，如果您有兴趣了解目标是什么，我一定会建议让我们帮你与出席本次会议的 CGI 团队成员建立联系。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我们将由史蒂文 (Steven) 来提最后一个问题。

---

史蒂文·罗 (STEVEN LUO): 大家好, 我是史蒂文。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我学习计算机科学, 是新生代计划的一份子。我问题的前半部分主要是问崔普缇的, 因为我与学校的首席信息官有一些合作, 也在教学技术方面有一些工作。根据您作为 R1 公立大学首席技术官的经验, 除了资金之外, 您认为公立院校还面临哪些技术挑战或研究进展挑战? 问题的后半部分更宽泛, 是向所有人提的, 你们认为 ICANN 面临哪些挑战? 这一组织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是什么? 谢谢。

崔普缇·辛哈: 谢谢。两个很有深度的问题。就 R1 公共研究机构而言, 如伯克利市和马里兰州, 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资金问题, 正如你们所知, 政府拨款正在减少。还有就是, 在获得一流师生方面竞争也非常激烈。你们可能不太相信, 大多数人认为学术环境中没什么竞争, 但其实这里竞争非常激烈, 它们就像大公司希望获得优秀人才一样, 希望能获得优秀的学生。

所以我想说, 资金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我们同时也有很多机会, 正如你所知道的, 互联网或信息技术 — 我的背景也是计算机科学 — 所以正如你所知道的, 我们的领域正在飞速发展。创新的速度惊人。每一次转身, 都会有新的发现。现在, 人工智能风头正劲, 量子技术也大行其道。

就 ICANN 面临的挑战而言, 如前所述, ICANN 目前正经历着一些挑战, 未来几年我们将重点关注互联网治理问题和范式, 什么样的范式最适合此类工作。目前, 多利益相关方范式已被证明非常成功。它曾受到质疑。我认为, 我们需要继续雄辩地传递信息, 说明这确实是唯一能够前进的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保持这种模型。是的, 我



---

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模型能够推动创新，并创造出互联网在过去四五十年中赖以生存的运营模式。因此，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面临的下一个紧迫挑战。当今还有其他技术演变也在渗透新的域名空间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最新动态。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助，我想说的其实有很多，但我想把我当下的想法浓缩一下。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崔普缇。最后，我想请每位小组成员用 10 秒钟的时间，向 ICANN 的新人发出行动呼吁。从你开始吧！

钟宏安： 当然可以。我的 ICANN 之旅大概始于 25 年前，当时我在这里提出了国际化域名的问题。最初的几年非常艰难。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想法。认为这是对 DNS 的干扰。但让我坚持回来的原因是，这是个非常开放的社群，它允许你提出新的问题，并通过系统工作真正看到它的实施。这就是我的动力。让我不断回来的原因是，我能够真正对互联网基础设施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环境。所以我邀请你们再次光临，不管是亲临现场还是在线，因为很多工作组实际上也是在线工作的。保持参与。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宏安。里昂。

里昂·桑切斯： 你来设定标准。你来确定自己的目标，然后去实现它。

---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莎莉。

莎莉·科斯特顿： 在本次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我恳请各位去看看 ICANN 的使命。它就在我们的网站上，并没有那么长。看看我们的使命和章程、我们的使命、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为谁这样做。想想你可以如何与这些关联起来，就像里昂说的。展望未来三、四、五年，哪些事是你会说，我感觉这才是我擅长的。这才是让我感到有力量的，也是我关心的，因为这才是让你们继续回到 ICANN 的原因。你结交的朋友和建立的网络都很重要，当然我们是一个以使命为基础的组织。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你们已经踏上这个舞台，尽早审视这一点，并思考：哪一块对我有启发？我如何才能 ICANN 需要做的事情和我想做的事情之间达成一致？我知道你们——我希望你们都能有时间考虑并做到这一点。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再次感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莎莉。崔普缇。

崔普缇·辛哈： 我随便说说，首先，让自己沉浸在这次会议中。尽可能多地参加会议。我坚信，无论你追求什么，都必须要有热情。找出你的热情所在。如果你热衷于 ICANN，那么在 ICANN 内部，有许多不同的选区，找到你的大本营，然后做出贡献。你们中的许多人都说，你们把我们视为导师等等。我只想说，你们现在看到的几乎是这个漫长成长过程的终点。我已经工作了 30 多年。而你们就是 30 年前的

---

我。所以，加油吧！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工作，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 — 你得让自己沉浸在努力工作、研究和学习中，并拥抱你的激情所在。最终，你会达到巅峰。谢谢。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非常感谢。感谢你们所有人来。掌声送给本场会议的嘉宾。感谢你们参加会议。感谢技术团队和口译人员的参与。本次会议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